



社會主義與宗教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列 寧

社 會 主 義 與 宗 教

生活・讀書・新知
三 聯 書 店

出版者說明

本書曾由「天下出版社」出版，此次重印時，將第二篇論文改用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一書的譯文；其餘兩篇對照原文校訂了一次。

郁文 哉 譯

版權所有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

1954年2月北京第一版

1954年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31"×43"1/32·21,000字·總號1057·分號Q607

1—20,000冊·定價1.100元

*

·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

目次

社會主義與宗教·····	一
工人政黨對宗教的態度·····	八
各階級和各政黨對於宗教和教會的態度·····	二五

社會主義與宗教

現代社會完全建築在地主資本家階級的極少數人對工人階級廣大羣衆的剝削上面。這種社會是奴隸所有者的社會，因為一生爲資本工作的「自由」工人只對這樣的生活資料「有權」，這種生活資料是養活那產生利潤的奴隸所必要的，是保證和延續資本主義奴役制度所必要的。

對工人的經濟的壓迫必然會引起和產生對大衆的各種政治的壓迫、社會地位的貶落、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的折磨和蒙蔽。工人能够努力獲得或多或少的政治自由，以爭取自己的經濟解放，但在資本政權未被推翻的時候，任何自由都不會使他們解脫貧困、失業和壓迫。宗教是各種精神壓迫中的一種，這種精神壓迫在被永遠爲別人工作、窮困和孤獨所壓潰的人民大衆當中是到處存在着的。被剝削階級在跟剝削者鬥爭時的軟弱無力，必然會產生對優美的來世生活的信仰，正如野蠻人在跟大自然鬥爭時的軟弱無力會產生

對上帝、魔鬼、奇蹟等的信仰一樣。宗教對一生工作和一生貧困的人，用現世生活中的順從和忍耐來教訓他，同時用期待天國的報償來安慰他。而對依靠他人的勞動而生活的人，宗教就用現世生活中的行善來教訓他，同時非常便宜地寬宥他們的整個剝削生活，廉價地賣給他們以享受天國幸福的門券。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煙。宗教是一種精神上的濁酒；資本的奴隸由於這種濁酒的麻醉，將自己的人的形骸，將自己爲人所應有的一點兒樂生的要求都忘去了。

但自覺到自己的奴役地位和起來爲自己解放而鬥爭的奴隸已經有半個身體不再是奴隸了。現代的覺悟工人，是由巨大的工廠工業教養出來的，由城市的生活所啓發的，他們正在輕蔑地拋棄宗教的偏見，讓僧侶和資產階級僞善者去處理天國，而爲自己爭取地上的優美生活。現代的無產階級正站到社會主義的一方面來；社會主義引用科學去和宗教的迷霧作鬥爭，並團結工人爲優美的現世生活作真正的鬥爭，使他們擺脫對來世生活的信仰。

宗教應當被宣佈爲私人事情——這一句話通常是用來表示社會主義者對宗教的態度的。但這一句話的意義必須予以正確的規定，使它不致引起任何誤解。我們要求宗教對

國家而言是一件私人事情，但我們怎麼也不能認為宗教對我們自己的黨而言是一件私人事情。國家不應當跟宗教發生關係，宗教團體不應當和政權聯系起來。任何人都可以完全自由地信仰任何宗教，或不承認任何宗教，亦即做一個無神論者，正如任何一個社會主義者通常都是一個無神論者。在公民間，完全不允許因宗教信仰而有權利方面的任何差異。在正式的文件裏，也應當無條件地取消關於公民的某種信仰的任何記載。既不應當對國家教會有任何支出，也不應當對各教會團體和各宗教團體有任何出自國帑的支出；這些團體應當成爲一種完全自由的、與政權無關的同道者的公民同盟。只有徹底執行這些要求，才能結束那種可恥的和可詛咒的過去：那時的教會曾處於對國家的農奴式的依賴地位，而俄羅斯公民則又處於對國家教會的農奴式的依賴地位；那時存在過並使用過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法律（這種法律至今還保存在我們的刑事法典和刑事法規中），這種法律是迫害有信仰者或無信仰者的，違反人的良心的，將官位和國帑跟某種國家教會這種濁酒之分配聯系在一起的。教會與國家完全分離——這就是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向現代國家和現代教會提出的要求。

俄國的革命應當實現這種要求，視之爲政治自由的必要的組成部分。俄國的革命在

這方面有着特別有利的條件，因為警察——農奴制專制政體的令人討厭的官僚作風，甚至在僧侶中間也引起了不滿、動搖和憤慨。俄國的正教僧侶在過去縱然是受壓迫的，縱然是愚昧的，到了現在，甚至他們也被俄國的舊制度、中世紀制度的崩潰之驚雷喚醒了。甚至他們也感到自由的需要，抗議官僚的作風和官吏的專橫，抗議強加於「上帝的僕人」身上的警察的搜查。我們，社會主義者，應當支持這種運動，使僧侶階級中的正直人士和誠實人士的要求獲得結果，真正地接受他們的關於自由的言論，要求他們堅決斷絕宗教和警察間的任何關係。要麼你們是誠意的，那末你們就應當主張教會與國家、學校與教會完全分離，主張完全地和無條件地宣佈宗教為私人事情。要麼你們就不接受這些徹底的對自由的要求；——那就是說你們依舊被宗教裁判的傳統所俘虜，那就是說你們依舊依賴官位和國帑，那就是說你們不相信你們的武器的精神力量，你們將繼續接受國家政權的賄賂，——那末全俄國的覺悟工人就要向你們宣佈無情的戰爭。

宗教對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政黨而言，却不是一件私人事情。我們的黨是覺悟的、先進的戰士為爭取工人階級之解放的同盟。這樣的同盟對宗教信仰方面的不覺悟、蒙昧或反開化，就不能够也不應當漠不關心。我們要求教會與國家完全分離，為的是用純粹

的思想武器，而且僅僅是思想武器，即用我們的書刊、我們的言論來跟宗教這種迷霧進行鬥爭。可是我們建立了自己的同盟，就是說俄國社會民主黨，一方面也正是爲了這種反對對工人加以任何宗教愚弄的鬥爭。而在我們看來，這種思想鬥爭不是私人的事情，而是全黨的、全體無產階級的事情。

要是如此的話，爲什麼我們在自己的黨綱中不宣佈我們是無神論者呢？爲什麼我們不禁止基督教徒和相信上帝者加入我們的黨呢？

要答覆這個問題，就應當說明資產階級民主政黨和社會民主黨關於宗教問題提法方面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別。

我們的黨綱是完全建立在科學的、而且正是唯物論的世界觀上面的。因之，說明我們的黨綱，就必須包括說明這種宗教迷霧的真正的歷史根源和經濟根源。我們的宣傳也必須包括無神論的宣傳；出版相當的科學書籍，現在應當成爲我們黨的工作部門之一，這種科學書籍至今仍受到農奴制專制政權的嚴禁和迫害。我們現在必須遵從恩格斯有一次向德國社會主義者所作的勸告：翻譯和大量傳播法國十八世紀的啓蒙著作和無神論著作。

可是我們無論如何不應當因此而落到「出於理性」的、超乎階級鬥爭的、抽象的、唯心論的宗教問題的提法，——即資產階級的激進民主主義者所常作的問題提法上去。如果認為在一個以無止境地壓迫和折磨勞動羣衆爲基礎的社會裏能用純粹說教的方法消祛宗教偏見，那就是愚蠢可笑的。如果忘記宗教之壓迫人類只是社會內部經濟壓迫的產物和反映，那就是資產階級的局限性。要是無產階級自己反對資本主義黑暗勢力的鬥爭沒有啓發無產階級的話，任何小冊子、任何說教都不能啓發無產階級。被壓迫階級爲創造地上的樂園而進行的這種真正的革命鬥爭之一致，在我們看來，比無產階級關於天上的樂園的意見之一致更爲重要。

我們我們的黨綱中沒有宣佈，而且也不應當宣佈我們的無神論，其故即在於此。我們沒有禁止，而且也不應當禁止那保存着某種舊偏見殘餘的無產者接近我們的黨，其故亦在於此。我們將常常宣傳科學的世界觀，在我們看來，跟任何「基督徒」(christian)的不徹底性作鬥爭是必要的。可是這絕不是說，必須把宗教問題推到首要地位去，首要地

位決不屬於宗教問題；也不是說，爲了那些很快就失去任何政治意義，很快就被經濟發展進程本身擲到垃圾箱裏去的次要的意見或囑語，必須讓真正的革命鬥爭、經濟鬥爭、政治鬥爭的力量分散起來。

反動的資產階級早已經到處注意了，而我們則在現在才開始注意起來：煽起宗教的仇視，以便將羣衆的注意力轉移到這方面來，而離開真正重要的和根本的經濟和政治問題，這種經濟和政治問題是在自己的革命鬥爭中切實結合起來的全俄無產階級現在正在謀求解決的。企圖分散無產階級力量的這種反動政策，在今天，主要地表現在黑幫的屠殺猶太人方面，到明天，也許會想出任何更精細的新辦法來的。我們無論如何要用平心靜氣的、持久的、耐心的、不煽起任何次要意見分歧的關於無產階級團結及科學世界觀的宣傳，來抗擊這種反動政策。

革命的無產階級正在努力使宗教對國家而言成爲真正的私人事情。無產階級將在這種清除中世紀黴菌的政治制度的進程中爲消滅經濟的奴役，亦即宗教愚弄人類的真正根源，進行廣泛的、公開的鬥爭。

工人政黨對宗教的態度

現在我們把杜馬代表蘇爾科夫在杜馬討論聖教局預算案時的演說，以及我們杜馬黨團會議上討論這篇演說大綱的發言公佈出來，因為這些言論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恰巧是在現時特別迫切的問題。凡與宗教有關的一切所引起的興趣，目前無疑已普及於廣大「社會人士」，且已侵入到那些與工人運動接近的知識階層，以及一部分工人羣衆中間了。社會民主黨當然應該表明自己對於宗教的態度。

社會民主黨的世界觀是完全以科學社會主義爲基礎，即是以馬克思主義爲基礎的。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基礎，如馬克思與恩格斯再三說過的那樣，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它完全接收了法國十八世紀和德國（十九世紀上半期）費爾巴哈唯物論，即絕對無神論的、堅決反對一切宗教的那個唯物主義的歷史傳統。我們要指出，付印前經馬克思閱讀過的恩格斯所著「反杜林」一書，始終申斥唯物主義者和無神論者杜林，說他沒有一貫堅持

唯物主義立場而爲宗教和宗教哲學留下了一些後路。必須指出，恩格斯在他論費爾巴哈的著作中向費爾巴哈提出責備，說他反對宗教不是爲了消滅宗教而是爲了刷新宗教，爲了創造出一種新的、「高尚的」宗教等等。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煙，——馬克思的這一句名言，是馬克思主義在宗教問題上全部宇宙觀的基石[●]。馬克思主義認爲所有一切現代的宗教和教會，所有一切宗教組織，都是資產階級反動勢力用來捍衛剝削制度和麻醉工人階級的工具。

同時，恩格斯又屢次申斥過那些想作得比社會民主黨人更「左」或更「革命」一點，企圖在工人政黨綱領上規定直接承認無神論，即對宗教宣戰條文的人。一八七四年，恩格斯論到當時亡命倫敦的布朗基派公社社員發表的著名宣言時，認爲他們大聲叫喊對宗教宣戰是一種愚蠢的舉動，說這樣宣戰是鼓勵信教興趣而阻礙宗教真正消滅的最好不過的手段。恩格斯認爲布朗基派的罪過，就是他們竟不了解只有工人羣衆階級鬥爭盡量吸引最廣大無產階級羣衆參加自覺革命社會實踐，才能真正使被壓迫羣衆免除宗教壓迫，

至於主張對宗教宣戰作爲工人政黨的政治任務，却不過是一種無政府主義的空談。所以，恩格斯一八七七年，在「反杜林」一書中無情指斥哲學家杜林對唯心主義和宗教所作的一切最小的讓步，同時又十分堅決地斥責了杜林主張在社會主義社會禁止宗教的這一系列革命的思想。這樣向宗教宣戰，——恩格斯說道，——就是「想要比俾斯麥本人更俾斯麥一點」，即重蹈俾斯麥反教權主義鬥爭的覆轍（所謂「爲文化鬥爭」，Kulturkampf，就是俾斯麥在一八七〇年用警察高壓手段反對德國天主教會，即反對所謂「中央」黨的鬥爭）。俾斯麥所進行的這個鬥爭，結果只是鞏固了天主教徒的戰鬥教權主義，只是危害了真正的文化事業，因爲他不是把政治上的分野提到第一位，而是把宗教上的分野提到第一位，使某些工人階層和民主派分子離開革命階級鬥爭的迫切任務而轉向最膚淺的和資產階級騙人的反教權主義方面去了。恩格斯當時痛斥了妄想做一個超革命家的杜林，說他是想用另外一種方式來重複俾斯麥的蠢舉，同時恩格斯又要求工人政黨耐心努力組織和教育無產階級，以期使宗教漸漸消亡下去，而不應冒險採用政治手段去打倒宗教。這

● 恩格斯：「亡命者文獻」，第二集，巴黎公社的布朗基主義亡命者綱領。

● 見恩格斯：「反杜林」。

個觀點深入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肺腑，例如德國社會民主黨會主張給予耶穌教徒自由，主張允許他們進入德國國境，取消反對這種或那種宗教的一切警察高壓手段。「宣佈宗教爲私人的事情」——「愛爾福特綱領」（一八九一年）中這一句有名的條文，確定了社會民主黨的上述政治策略。

這個策略現在已經成爲一種老生常談而引起了對於馬克思主義所作的一種相反的、機會主義的新曲解。有人竟把「愛爾福特綱領」解釋成這樣，彷彿我們社會民主黨人，我們黨，認定宗教是一件私人事情，彷彿在我們社會民主黨人看來，在我們黨看來，宗教是一件私人事情。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恩格斯雖沒有同這種機會主義觀點進行過直接的爭辯，但他同時認爲必須堅決反對這種觀點，不過不是採用辯論的方式而是採用正面敘述的方式。當時恩格斯用聲明方式特意着重指出，社會民主黨把宗教當作私人事情是對國家而言，絕對不是對社會民主黨本身而言，不是對馬克思主義而言，不是對工人政黨而言。

從外表上看，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宗教問題表示意見的經過就是如此。輕率看待馬克思主義的人，不善於或不願意用心思索的人，覺得這種經過只是表明馬克思主義自相矛盾和動搖不定，認為這是一方面主張「徹底」無神論，另一方面又對宗教表示「優容」的糊塗思想，認為這是一種「無原則的」動搖態度，一方面主張同宗教進行極端革命的戰爭，另一方面又暗地想「遷就」信教的工人，恐怕嚇走他們等等。在無政府主義空談家的作品中，往往可以找到這種攻擊馬克思主義的說法。

可是，凡能認真看待馬克思主義，熟思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和國際社會民主運動經驗的人，都能容易看出，馬克思主義對於宗教的策略是十分徹底一貫而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周密地思考過的；凡是迂儒或愚人認作動搖表現的東西，其實都是從辯證唯物主義中必然得出的直接結論。若以為馬克思主義對宗教所持的似乎「溫和」的態度是出於所謂「策略上的」考慮，即想「不致嚇走」工人等等，那就是一種極端錯誤的想法了。恰巧相反，馬克思主義在這個問題上的政治路線，也是與它的哲學基礎有不可分離的聯系。

馬克思主義是唯物主義。正因為如此，所以它也像十八世紀百科全書派的唯物主義或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一樣，堅決反對宗教。這是沒有什麼疑問的。但馬克思和恩格斯

的辯證唯物主義却要比百科全書派和費爾巴哈更進一步，它把唯物主義哲學應用到了歷史領域，應用到了社會科學領域。我們應當同宗教作鬥爭。這是全部唯物主義，亦即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原則。但馬克思主義不是停留在起碼原則上的一種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更進一步，它認為必須善於同宗教作鬥爭，爲此就要善於用唯物主義觀點來說明羣衆中的信教觀念和宗教的根源。決不能把反宗教鬥爭局限於抽象的思想的說教，決不能把它弄成這樣的說教，而是應該使這一鬥爭同力求把宗教的社會根源剷除的那個階級運動的具體實踐聯系起來。爲什麼宗教能在落後的城市無產者羣衆中，在廣大的半無產者羣衆以及農民大衆中得到支持呢？是因爲民衆愚昧無知的緣故，——資產階級進步黨人，即激進派或資產階級唯物主義者這樣回答道。因此，他們認爲主要任務是打倒宗教，擁護無神論，宣傳無神論觀點。馬克思主義者說：這是謊話。這是一種膚淺的、資產階級偏狹的文化主義觀點。這種觀點不夠深刻，這不是用唯物主義原則而是用唯心主義原則說明宗教根源。在現代資本主義國家裏，這種根源主要是社會的根源。勞動羣衆在社會方面備受壓制，他們在資本主義的盲目勢力面前，在這些時時刻刻使普通勞動民衆受到比任何一種非常事變，如戰爭地震等等所引起的最大災難和最大苦痛，還要厲害千倍的